



看病5分钟——病人成了流水线上的零件

韩启德院士与张雁灵会长一次关于人文医学的非正式对话



韩启德院士： 两次查房感慨万千

韩启德院士以他近期两次参加查房的经历指出：“我们的医生太忙了，忙碌到根本顾不上人文、顾不上沟通，但恰恰因为这些顾不上，影响了医疗质量，影响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互动与共鸣。”

医生天天查房，对这些问题早就麻木了。

但对于在国家领导人岗位上15年的韩启德院士来说感受太深了：“那是最强的科室，病房就有两层，主任带着近20人大查房。在每个病人床边只能停留几分钟，下级医

生汇报情况只能非常简略，一般都是这位还需要做什么检查，那位明天手术。病人多么希望有几句交流啊，但主任根本顾不上，更别奢望人文关怀。”

“病人是不是真愿意手术？还有什么顾虑？离病人最近而忙碌不堪的医生，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体会过病人的感受？”韩启德院士发问。

韩启德院士显然深思熟



故事



张雁灵会长： 一名病人的就医经历

在看病等待的过程中，他开始研究：如何才能用好这5分钟？怎样才能让医生愿意多了解自己的病情？希望通过医生与自己讨论病情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然而看病的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医生自顾自说了几分钟，没有与病人讨论任何问题，就用完了他的5分钟时间。

难以抉择、无奈之下，病人选择前往美国求医。

在那里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就医体验：通过3个

月的预约，病人见到了医生。医生耐心细致地与他交谈了3小时，详细询问他的病史、就医经历与感受，耐心回答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因涉及到治疗方法，又介绍他到另一专家处接受会诊，最后告知他不用手术的原因。

最让病人感慨的是，美国医生告诉他，他的病不需要在美国治疗，中国的技术、设备、水平都没有问题。且将病人下一步治疗的注意事项手写在7页纸上，让他回国治疗时拿给中国医生即可，分文没有多取。

韩启德院士： 我们要去发现医生里会写作的人

现在很多情况下，把医学完全和现代技术等同，忽视了人类处于叙述当中、医学本身要在叙述中实现，需要通过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解决技术保证、问病史等问题。

美国正在推行叙事医学，我国则还停留在强调加强沟通能力上，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可以学习、推动叙事医学，但也要避免把简单

的事情复杂化。

叙事能力，是所有医师都应该具备的。尤其在对年轻医生、临床医生的培训中，一开始就要教给他们如何交流、如何问病史、如何写病史、如何告诉病人病情。医生会不会叙事，差别很大。

在当下半天门诊要看几十个病人的医疗条件下，推动叙事医学难度很大，可以考虑在住院病

人中先开展起来。可以考虑从点到面，在几个医院、几个科室进行试点，探讨将叙事医学作为加强医学人文的突破口。

我们要去发现医生中会写作的人。“流感下的中年”一文告诉我们，病人要会写，医生更要会写。医生接触的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故事，都非常值得写出来。希望有热心、有热情的人，积极行动起来。

张雁灵会长： 别丢了“沟通”这味最温情的药

希波克拉底说，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

通过这名病人的吐槽，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与这名美国医生相比，我们的医生真正缺少的是详细询问病史、倾听病人叙述、和病人一起拿主意的过程——忽视了“语言”这味最具温情的药。

现在这名病人正常上班了。我也认识给他会诊

的国内这名专家，手术做得很好，但就是个手术匠。

尊重生命，尊重病人本来就是医者永恒的使命与追求，这位病人的求医经历是一件小事，但其结果却与这个使命相背离，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大医院医生疲于奔命状态下流水线式看病的现状，这样下去，会把医生队伍建设推向反面。

现在的医生因为工作

忙、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普遍缺失了人文关怀。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医生解决当下工作的忙乱，但需要去做些事情，去补上医学中人文的缺失。

由此可见，叙事医学、医学人文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正是中国医师协会将人文医学列入新的“五大工程”之一文化工程的原因所在。

相关链接



2009年7月，医师报就曾联合搜狐健康策划了“‘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如何突破这一尴尬局面”的视频研讨、深度报道。



希波克拉底说，
医生有三件法宝：
语言、药物和手术刀。

